

■ 声 音

# 以文学拥抱人类共有的灿烂美好

□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



文学具有神奇的力量,让我们得以重绘世界的疆域。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梦想,离不开文学带来的关怀和温暖。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文学永远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在亲切的时间的怀抱里,土地和粮食抚养我们成长,文学慷慨地为一代代快乐的人们留下了往昔峥嵘岁月和跋涉星光的滋味和坚韧。不同的语言描绘共同的成长,文学顶天立地地见证了人类的光荣和梦想,在光明灿烂和风雨交加的一切时间里,链接了人和人的情感世界,记录了人类的蓬勃和大地的富饶。作家和诗人们,劳累的翻译家们,奔波于语言与艺术的波涛,在人心的海洋里留下了金不换的文学作品。

在文学世界里,大家都乐于无私地奉献着。在每一片土地、每一个民族,作家、诗人们都积极拥抱人类共有的福祉,呕心沥血,奉献出了自己的优秀作品。我们手拉手,心连心,留下了希望和芳香的种子,找到了朋友。这是文学带给我们的骄傲。

我们国家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学资源,多民族语言文学构成了丰富的图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学道路上,我们要获取多种语言文学的支持和滋养,以便在交流过程中把握更多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作家、诗人丰富自己的一种捷径和密码,也是

一种昂首阔步的自觉。作家的追求应该是多方面的,而用多种语言文学的力量充实自己,也是我们作家诗人的责任。

作为一个维吾尔族作家,我深刻地体会到维吾尔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是一种远古的温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诗歌的力量较为突出。《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突厥语大词典》等名著影响深远。维吾尔族文学的传统是多方面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它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独特的歌舞和音乐作品,也影响了一代代的作家诗人。在新疆,我们还会感受到中外文学交流带来的影响。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的作品的翻译,让我们看到了“他者”的鲜花盛开,开阔了视野。

在我们的创作队伍中,有很多同时用母语和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这为我们重绘文学的疆域创造了新的可能。对于双语作家来说,文学的根基应该是自己的母语文化,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营养。从这出发,我们走进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看到了丰富灿烂的世界文学。我们既要积极地继承传统文学,也要不断地借鉴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学,创造性地向前走。鲁迅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牢牢地抓住了本民族文化的根脉,同时睁眼看世界,在

“拿来主义”的借鉴里丰富了本民族文化,留下了供我们学习欣赏的经典著作。我们要走出去,再走回来,从而知道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我们自己有什么,现在需要什么,要借鉴什么,我自己怎么写,写什么,我的作品对民众有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需要不断思考。

我们要放眼世界:整个世界的科技、文化在怎样发展,我们作家诗人应该怎样适应时代的要求,应该拿出什么样的作品?用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学习借鉴、更多的责任,拓展我们的思路,创作我们的作品。

追求进步和完美,是人类一直以来的共同追求。我们努力建立了物质的金窝银窝和精神的金窝银窝,努力处理好“个体”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精神文化的力量。美无处不在,留住美,创造美,在现代理念的航道里,在道德和文学艺术的作用下,不断地抓住和谐的缰绳不放,这是实用而靠得住的力量。生活是人人手中的金歌名曲,能不能唱好这个曲子,需要毅力和保持热爱生活的天性,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作家具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文学重绘的疆域是广阔的。每一种文学金矿都为人类的进步、和谐留下了芳香各异的鲜花。在岁月的抚慰下,将会诞生更多的珍珠玛瑙。

■ 访 谈

## 发掘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美与善

——访作家、汉学家雪莲 □虞婧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作家、翻译家将目光投向中国。意大利小说家、汉学家、翻译家雪莲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曾经翻译过铁凝、范稳、熊育群等作家的小说,创作有《耿马往事》《弥渡奇缘》《寻找李唐妹》《达瓦的梦想》等作品。她目前正在鲁迅文学院参加“2018年国际写作计划”。她热爱中国的历史文化,关注当下中国的现实,特别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有着十足的热情。其小说《寻找李唐妹》就是一部包含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丰富的小说。

虞婧:您是怎么与汉语相遇,并且开始决定翻译中国文学作品?

雪莲:我5岁的时候就看了一个神话故事,是关于龙王的故事。30多年前,在意大利没有太多关于中国的书,加上没有网络,所以意大利人对中国没有太多了解。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很神秘的人,敲了我外公家的门,他告诉我外公,有一本书要送给我,那是关于龙王的故事。我外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他不是邻居,也不是朋友,也不是他们村里的人,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在问自己,那个人到底是谁。通过他,我开始热爱中国的民族文化。

虞婧:您是怎么开始中国文学的翻译的?

雪莲:我1996年开始上威尼斯东方大学中文系,那时候开始翻译一些中国的短篇小说。2000年,我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进修汉语。春节的时候,认识了铁凝老师。我很喜欢她的小说,所以很想翻译她的作品。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分析她的小说。

虞婧:在翻译的过程中,您觉得中国文学的哪些特质最吸引您?在您翻译的作品里面,您对哪部作品的印象最为深刻呢?

雪莲:我觉得中国文学可以给我们外国读者打开宏大的文化窗口。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历史背景,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当下的生活样态。我翻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铁凝的《无雨之城》。它描述中国当

代社会,从中可以了解到中国的政治、媒体、知识分子的情况,包括中国的经济贸易,还有工作上的人际关系,以及中国人对婚姻的观念等。这些话题,意大利人非常感兴趣。所以,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当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状态。我最近翻译了熊育群的《西藏的感动》、叶叶的《藏珠记》,都与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有关。

虞婧:您的作品《耿马往事》《弥渡奇缘》《寻找李唐妹》等,大都涉及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您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传奇故事,产生了这样浓厚的兴趣呢?

雪莲:我在云南生活了8年,在大学里当老师。在昆明的时候,接触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我特别喜欢他们的民族服装、头饰,还有他们的仪式、文化,他们的歌舞表演。他们非常热情、非常开朗,很友好,所以我开始研究他们的民族文化。我还去到很多少数民族村寨,采访过很多人。他们给我讲了他们的人生故事,我跟他们在起觉得非常快乐。他们生活的环境也非常美。所有这些都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创作的素材。

虞婧: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如何影响了您的小说创作呢?

雪莲:比如在我的中篇小说《耿马往事》里,我描写了女性的情感世界和心灵状态。她们都是很真实的人物,是我在耿马的时候,在水果和蔬菜市场所认识的一些农民,他们给我讲了他们的人生故事。我最近两年特别想写瑶族文化。我以前在昆明认识了一个瑶族小伙子,他给我讲了他们家庭的故事,他们的故事非常精彩。我开始研究瑶族文化,包括他们的“度戒”。我的长篇小说《寻找李唐妹》也是关于瑶族文化的,讲述一个瑶族小伙子的人生故事。我真的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样的话,我可以与中国的读者朋友们一起分享少数民族古朴文化的美好与善良。



甘囊香芦笙会是苗族群众迎新贺岁,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及青年男女择偶婚配的佳节。贵州凯里市舟溪镇每年春季都会举行盛大的甘囊香芦笙会。近日,数万苗族群众相聚芦溪、相约芦笙会,男子吹起欢快的芦笙,姑娘跳起优雅的舞蹈,大家其乐融融。

(李显波/摄)

最初读到寒郁的小说,是那年在东莞参加一个笔会,主办方给我一些当地作家尚未发表的作品,其中一篇正是寒郁的《我们都很孤独》。小说写一对在都市打拼的年轻人的爱情,女子分手之后再次来到男友的住处,他们争吵戏谑,亦真亦假,透着酸痛悲凉,还有怎么也抹不开的怜惜与温情,一些细节和语言让人过目难忘。

后来得知,寒郁对于都市边缘人生活的书写已经有很多篇章,如《他乡夜雨》《朝低空飞翔》《试探你的温柔》《最后的夜舞》等,大都收录在他入选2017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小说集《孤步岩的黄昏》中。从《明月枪》《草木爱情》《树上的女孩》《投粉的女人》等作品里可以看出,寒郁的笔触聚焦现实乡村和城市的平凡世界,主人公大多是农户、小商贩、小职员、建筑工、保安等普通百姓,他们如一根根没有声息的小草,一颗颗散落在大地上的小石子,然而正是这些平凡的广大人群氤氲蓄而构成了人间烟火。他们耕作繁衍、爱恨交织,生离死别,他们的故事朴素演绎但却直抵人心。

寒郁1988年出生于豫东永城,那里有一座芒砀山,是历史文化厚重之地,但多年来又是处于苏鲁豫皖几省交界的贫困地带,那是一种世代代绑在土地上的苦熬的贫穷。对于寒郁来说,贫穷就像一根刺,时刻扎在身上。但贫穷并不能限制他对于大地和人性的思考。寒郁很早就开始写诗,18岁那年,他把一首诗献给了祖母:“棉——/你的名字暖且微咸/减一声眼里的盐/便淹没了整个平原。”这样的诗句,读起来,一种暖且咸的味道扑面而来。

后来,寒郁带着文学的梦想逃离了家乡,从中原到南方,辗转流荡于武汉、厦门、苏州、运城等,做过保安、配货员、搬运工、建筑工、厨役,经受各种笨重苦力的考验。在这些经历中,他奇妙而又痛楚地感受着红尘深淡和人心冷暖,体验那些跟他一样怀揣梦想、不甘平庸而来到南方都市的外乡人,是如何以青春的激情扑向城市生活,在人海中沉浮游移的。现实中往往不仅没有浪漫的鲜花遍地,反倒是坎坷和羁绊随处可见,城市森林里荆棘丛生。人们在高节奏的城市里忙于生计、行色匆匆,被生活强大的惯性所裹挟,在此起彼伏的喧嚣中,在霓虹闪烁的灯光下,一边是繁华热闹,一边是内心的荒凉,人性的花朵经受着冰与火的多重考验。寒郁将这一切付诸笔端。

他的小说富有张力和弹性,常常将人物心理推向极致,又戛然而止,让读者意识到人性的善恶在生活的压榨之下,是如何步步惊心地倾斜于悬崖的边缘。《雪夜》中失意的打工者是一位心疼女儿的父亲,他在遭遇妻子的背叛和牢狱之灾一无所有,但他从女儿看着小提琴演奏的双眸里,看到柴米油盐的生活之外还有另一个辽阔和美的世界,那里山涧清泉自琴弦间流淌,水面上花瓣流转一片芬芳。他豁出来准备持刀抢劫给女儿买一把琴,然而冬雪中那个身子单薄的女人对自己命悬一线毫无察觉,反而将这男人领进了自己温暖的小屋,以她的善良一点点化开了男人的恶念。《他乡夜雨》中,压抑卑微的保安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给更加卑微的风尘女子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伞,他们因自己的孤独伤痛而彼此理解。“在黑暗中,他终于无限热烈地拥抱她……在人间这样水淹的夜晚,仿佛两叶无人关照的小小的船,摇摇晃晃。他们仍然执手相互依偎着,温暖着,倾听雨打红尘跌落的声音和颜色。”如此,寒郁的小说常常呈现出一种暖色调,充满善意的明亮温暖的色调,他知道冷雨飞雪中,暖和美有多么珍贵,他希望借助文学的温暖来慰藉自己,也慰藉他人。

在经历了多年颠沛流离和谋求生存的挣扎之后,寒郁血脉里激荡的风声渐复平息,逐渐用沉静的心来面对复杂艰辛的生活,以一腔悲悯书写世道人心,对笔下的人物怀有一种格外的体贴。即便是描写到悲剧人生,也由表及里,以对人性的深切观照催人警醒。在《朝低空飞翔》里,男主角人颓唐不振,无力改变环境,迫使相爱多年的情人走上绝路,那一瞬间“烟灰积攒了很长一截。忽然空气震颤着,回旋着一种撞裂般花朵绽放的回声,似乎是从楼下一直传过来的,他手里的烟灰受到了惊吓,一纵身粉身碎骨地落在地上,在黑暗中发出轰隆隆的寂静声响。”真是惊心动魄。

寒郁说他以柔韧的心去感受命运的恩威并施,从逃离家乡到回归乡村,他的心灵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小时候他常去放羊,倚靠在某个年代久远的坟包前,嚼着茅草根呆呆地看云。那些依次排开的坟冢,就如一个个倒扣的饭碗,人们活着时端碗吃饭,死了碗扣过来,压在了他们身上。多年之后他从漂泊的远方赶回故乡,面对坟头跪下的那一刻突然意识到,不管自己逃得再远,也离不开冥冥之中血脉的牵连,离不开土地深处的呼唤。他在心里与故乡握手言和,惊喜地发现乡村质朴的大美,陆续寻找到与传统文化的承接,让它们成为自己精神的归宿。

他以一种孔雀的姿态书写草木爱情、劳动尊严,特别擅长对乡村人物进行心理刻画,如临其境地描写那些情窦初开的少年、长发半绾的少女:“猝不及防,他一下子被她惊住了,她是这样的美,这样的美啊。他张着嘴愣愣地望着她,她也痴痴地望着他,笑,又流出了大粒的眼泪,笑是真,泪也是真。他惊喜,她也是。”(《草木爱情》)。那对相守一生、恩爱到白头的夫妻,就是两棵平原大地上的庄稼,他们一起生长、开花、孕育,经历冷热和风雨霜雪,繁衍子女,最后又一起老去,他们勤恳,待人诚心,受人敬重,是草木爱情,也是具有从容尊严的美好人生。《投粉的女人》写一位失去丈夫的村妇乔秀,她本与丈夫掏心掏肺地相爱,可丈夫为了村民利益而不幸遭遇车祸,大恸之后的乔秀以她的坚韧赢得了村民们的尊重。《明月枪》更是以一位习武的乡村老者之口,道出代代相传的侠义精神。《石头和流云》里的张成旺,因情人被儿时好友诱惑离去而一心报复,不停磨刀宣泄郁积的怨恨,同时却又一直照料着情敌的母亲和开的小酒店,最后甚至把制作槐花酒的工艺传给了对方,显示出民间的隐忍和相互宽容。

寒郁的小说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并时时体现出诗意的表达,体现出人性的超越升华。“贴着枝干,她耳朵里面听见根须在黑暗的土壤里密密麻麻地生长,还有树身中小河流一样地从下到上源源不断的汁液叮当作响,仰起头,或者枕在合适的枝干上,隔着或密或疏的叶子,就看到云中藏着风的形状,看那些随季节变化生长的云朵,几乎永远是那么懒懒地在天空静缓缓地流淌,随风变化、聚合,而地上的人却总是那么忙。”(《树上的女孩》)“巧赖听他的声音出口如雪,是暖的雪,落下来,在巧赖心里在孩子心里却长出了花朵。他字字入心地说,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而诗歌是灵魂里的香甜……”(《孤步岩的黄昏》)这些诗化的语言恰到好处地道出了寒郁思考的结晶,表达了他这些年用脚步丈量过的乡土中国及城市变革中,理应受到关注的平凡世界及其话语。

《孤步岩的黄昏》是一个不长的短篇,讲述了一个本可以在世俗社会中获得成功但却放弃这一切的男人,来到深山小学任教,又继而发现世间最终并无“桃花源”可躲避。“孤步岩”这一山名在他的小说里不止一次出现,“他们翻过了那座屏障山,再盘旋而上,就是孤步岩,顾名思义,也就是往上的路,极窄,仅容一只脚的意思。但到了岩上,锋面忽又阔大了起来。说起来,和人生倒有点相像。”用狭窄艰险的山路象征人生的攀登,而当人们费尽功夫爬到山顶之后,会发现岩壁处有一棵月亮草,草叶上的露水可以让人的眼睛变得明亮。寒郁正是想采集更多的露水,施给那些眼中欲望滚滚、布满尘埃的人。显然,他在努力探究人的生命意义所在,追问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的小说正是眼中有泪、心中有火焰的书写,看去既从容淡雅、清澈纯净、富有诗意,同时又蕴藏丰富,跳动着敏感而火热的情感。他以庄重、宽和的笔墨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困境和暗礁,着力表现生活的美好和崇高,给人以希望。“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清代文人张问陶的论诗绝句可以说是寒郁文学追求的写照。面对社会现实的庞杂变异,相信他会进一步置身于扎扎实实的生活之中,寻找并坚守古老大地上的精魂,继续攀登文学山崖,步步为营,元气充沛地不断写出蓬勃热烈、活色生香的人间世相,写出人民群众的悲欢与尊严。



■ 新视野

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

□叶梅

「壮族三月三」：不断壮大的民族文化品牌

据新华社南宁电 4月18日至22日,广西人民度过了当地法定节假日“壮族三月三”。其间,广西各地沉浸在壮乡歌海中,国内外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盛会。

“三月三”即农历三月初三,是中国多个民族的传统节日,三月三歌节也已有上千年历史。人们在春耕之后,以对唱山歌的形式祈求风调雨顺。壮族山歌的发展尤为突出,到了清代,形成了数百人甚至千人聚唱的大规模“歌圩”。有些地方在这期间还要祭祀祖先,杀鸡宰羊、贡上五色糯米饭和自酿米酒,跳着芦笙踩堂、抢花炮……不少习俗延续至今。

2014年,“壮族三月三”申遗成功,将广西多民族传统文化推向国际大舞台。同年,广西确定“壮族三月三”为法定假期。今年“壮族三月三”活动期间,广西准备了40多项重大活动,各地还有1000多项文化惠民活动。广西向世界发出了“春天的邀请”,各地宾客纷至沓来。

这几年,“壮族三月三”的品牌从无到有,这个民族大联欢的舞台影响也越来越大。5年来,广西12个世居民族联袂云南、贵州、内蒙古、宁夏等地的各民族同胞,借助这一平台共同展示各民族传统文化,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友谊。

活动期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博物馆,在壮族干栏式民居、侗族鼓楼等传统民族建筑的环绕下,“阿哥”“阿妹”唱起了“壮族三月三”主题曲《广西尼的呀》,敲响了象征壮族民族文化的铜鼓。

来自广西东兰县兰阳村铜鼓队的韦景业45岁了,今年的假期,他和同村其他21人在广西民族博物馆为游客表演铜鼓演奏。“我是个农民,以前很少有机会参加表演。现在人们生活富裕了,我们村铜鼓队出来表演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广西壮族自冶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广西充分利用三月三这一民族传统节日,展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成就。同时,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

民族大联欢平台的打造也引来了海外关注的目光。广西柳州“鱼峰歌圩”山歌邀请赛吸引来自哈萨克斯坦、缅甸等1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歌手同台飙歌。喀麦隆歌手丹妮第二次来到柳州“赶歌圩”,她说,通过歌唱与大家分享快乐,自己也特别高兴。

“壮族三月三”集民族文化、群众体育、风情旅游于一体,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成为广西一个重要的民族文化旅游品牌。人们在重拾民族传统文化记忆的同时,生活的幸福感也在不断提升。